

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暗昧多所
不了惟蒙道君宏愍有以濟之則幽夕睹太
陽之光曜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
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註是經以來
七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傳非人文
帝跪受經言畢失所在一云起霧而去今有
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
存焉

臣道一曰河上公結廬於河上淡然不謀
泊然無為其出有人無隱顯聖凡非一日
矣道德經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
常自然是誠河上公也一旦漢文帝聞其
有道親駕詣之河上公乃授素書老子章
句二卷厥後文帝以恭儉化天下後世議
者謂漢文帝有三代之風豈非河上公道
德之化邪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河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
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
始皇異之賜金壁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以赤玉舄一輛為報留書曰後千年求
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
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
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漢郊祀志云安期生
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類師古
註云合謂道相合也混元寶錄云安期生後
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
又按史記云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老
言其本師曰河上文人不如其所出河上文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
毅公樂毅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
教於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又曰惠帝元年
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為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故
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仙傳云有王老者不知
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為友訪道遊名山於
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
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
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
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因謂之曰仙道
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為不吐不納真一充
於內而長生飛昇矣勿使汝思慮營營勞爾
之生也太上曰蘇蘇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
矣言訖昇天而去又抱樸子云安期生龍眉
頰以修養服金液長生其止世間或延千歲
而後去爾

臣道一曰秦始皇以窮奢極侈慘刻之君
安足以語道安期生委金壁而去者所以
示之廉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所以示之
仙不可學矣乃欲強一時之力入海以求
蓬萊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秘其道也秦始皇
不可至於道也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秦
始皇縱耳目之欲以勞動天下曾不休息
與天地聖人之心相違亦甚矣舍道而求
長生道外豈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
容迹於海內而去之蓬萊也

馬明生

馬明生一作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實
一作實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遇太真夫
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
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絕世行步
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
人曰汝所傷乃重刀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
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
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
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
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
足以謝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筋力
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
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為馬明
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

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
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
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
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
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
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
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
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
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
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
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殺果非常
香酒奇禁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
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
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
玄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為集于岫室之間
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
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
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
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
繡袍乘白龍而去絕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

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
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
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現金函
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
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
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
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窺視之亦不敢有所
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數
而謂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
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
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
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
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
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
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
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
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
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
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
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真人不

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屬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駝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釐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表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菓厨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其一曰暫舍壩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盼太清闕雲樓鬱鬱我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娑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冢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蟻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瑤唐禍濼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二曰昔住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退未若太和仙仰登冥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樽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騷紫虬輩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塗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為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為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身願明生受詩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比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巖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間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恠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

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翁如朝露晞奄忽曠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蓋桓崑陵宮玄都可馳聘消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并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幾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為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真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喬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塗諒為歎世樂豈足預振榻掃塵返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教曹天地中蒼聲安得附

陰長生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未聞有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

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運履
賜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之
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有餘
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
人皆慈悲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明生數

因言語得失之際屢責罵之長生乃和顏悅
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
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糞草
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
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

乃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
壇軟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
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
長豪華希執卑遜克身勵已若臨水谷不能
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耄及之

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
逢自執第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筋
力弱薄微效靡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
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
林焦草患膏澤之露所謂絕氣與其蘇息替

暗關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普太歲
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
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縮之誓教授
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
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為之不成弟

子預在典室嘗僭惟側亦具聞諸仙起末得
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諭不
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
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
味專恣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妄

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
丹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
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
不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與委之入忠州
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

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
來高士得仙四十五人迨于為六矣二十八
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
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
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

行乎去來可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
氣導引使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
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
學所致不為有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
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

黃素及金簡駕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綠
山練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
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兼通
漢世紫文重紉十獨好道而為正夫高常素
志不事王侯食生得生亦又何求超逸蒼香

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
水不濡道遠太極何處何憂遊戲仙都顧恐
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
傳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體道之真
果騰變化松喬為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予諸
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
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
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
億千維子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

比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劍

寒不違衣饑不暇食思不教歸勞不敢息奉

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胼乃見哀謙遂傳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

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子得度世

神丹之力今平都山崇德觀刻碑傳世晉丹陽葛洪曰嘗

聞謗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

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自有學道

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嚴

屬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

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為不然已

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

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

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不能識之又況仙

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為哉

臣道一曰陰長生艱難事師不得其道而

不倦誠之至矣非常人之所可及也故同

時事馬明生者十有二人皆怨惠而去獨

長生禮敬淵篤而卒得其道焉道德經曰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長生之謂也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

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

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

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誠之曰金丹雖成當先

設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

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

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

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

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

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

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

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

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

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

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惟一弟

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

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

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為若不服此

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

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

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

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

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

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

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

作丹之意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

世襲舊樞惟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每

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

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

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

之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公撰參

同契者謂修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

之今行於世後承解註者數家惟真一子彭

曉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

之寶魏伯陽善人也不私其寶而與天下

共之善之至也蓋自廣成子發三丹九鼎

之秘以明至道歷五帝有夏之世雖神仙

服胎傳授聞於人丹道之玄幾絕響連
 至殷周太上復化身降生世間斯道亦揚
 至前漢諸仙微寓歌詩斯道猶未大闡至
 伯陽假易道作象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善人之寶其地矣
 此其教隆於漢晉盛於隋唐以迄于今豈
 非伯陽之功乎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河四

存雲山聖者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周義山

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字李通汝陰人也漢
 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官祖
 玄漢昭帝元鳳元年為青州刺史父秘為范
 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
 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
 周易為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
 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細微密所存必感常
 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
 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如此為之經年父
 恠而問之所行何等事君長跪對曰義山中
 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
 之日輒遊市及間闈陋巷之中見窮乏饑餓
 之人解衣給食時時登陟名山喟然悲歎或
 入石室中歎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
 盛德體性沉美咸往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
 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
 行數往詣君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恠怒

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咸
 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疑
 默內閉欽神虛靜頌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
 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饑尊君乃傾財竭家以
 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
 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
 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
 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
 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
 學於岑先生見授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
 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
 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
 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煩陰丹內術補
 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
 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
 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
 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
 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
 飲食不節斷故也雖復斷殺人體重滯淹淹
 淡悶所夢非真顛倒反錯邪俗不除皆由此